



期十二第——一十第

店 書 海 上
社 印 刻 籍 古 陵 廣 蘇 江

期一十第

任主鶴獨

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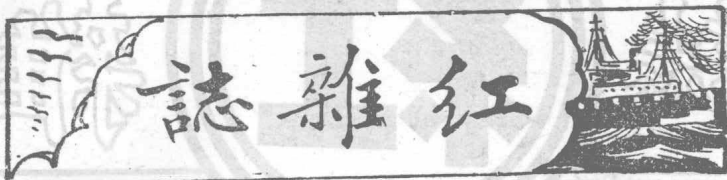
紅

雜



THE SCARLET MAGAZINE

行發局書界世海上



第十一期目次

遊戲欄

紅娘小傳	吳覺迷
新舊婦女對山歌	程瞻廬
歌場閒談	鄭醒民
社會趣問題	吳虞公
游戲場說書之今昔	鄉下人
新笑林三則	程瞻廬
豈不大快	朱楓隱
著作家之齋名	鄭逸梅
上海奇怪人	姚民哀
世界珍聞	胡宜文
西笑	于貫一
勤儉新五更調	楊錫類
小說點將鉢(續)	大膽書生
追評新舞臺之九班會串	楚狂
新笑話	方人

短篇小說

小說家之妻	何海鳴
毫毛變相	程瞻廬
時髦稅	徐卓呆
安慰	胡寄塵
褲帶的壽命	嚴芙孫
殲仇記(二)(續)	程小青
新歇浦潮	海上說夢人

長篇小說

第十一回
借頭發揮賢郎妙計
乘機攘奪市僧隱謀

紅娘小傳

集新舊戲名

覺迷

紅娘者居紅梅閣。世傳十美圖。實無如其美人乃比之浣紗溪邊之西子。閣外闢爲游園。園中有山焉曰翠屏。山有湖焉曰蓮花湖。山明水秀。景色天然。又有樓焉曰鴛鴦樓。有亭焉曰牡丹亭。有院焉曰烏龍院。有臺焉。其高尋丈。登之者如劉院之上天臺也。亭臺樓閣之外。徧植花木。若木蘭。武松。一枝桃。一度梅。俱爲天香國色。

紅娘小傳



小說家之妻

何海鳴

在一所小說家常常聚會的俱樂部裏。每天黃昏薄暮的時候。便有許多小說家和放了學的學童。一般從各個人的家庭裏歇了工作。跑到這裏來找幾位同道中人。大家胡亂談一會這談話的範圍。左不過是最近小說界的零星消息罷了。劈頭的寒暄話。雖也和平常人一樣。先彼此互相的問問好。然後三句不離本行。總就談到小說上來。

「呸：這幾天你做了些什麼。是創作還是譯著咧……那部長篇快完成了罷……聽說他又有好出品了……」這一類夾七雜八的問答。是關於出品的消息。劈髯商場中人打聽有什麼新貨色一

小說家之妻

紅娘小傳

小說家之妻

二

新舞臺會編此戲。而湖中蓮花能結目蓮。昔有孝子曾救母疾。故世傳目蓮救母。蓋異產也。湖中又產紅菱。色豔無雙。紅娘身處其中。如在天堂。州云紅娘解音律。遊園之餘。品簫吟詩。惟平日殊寡言笑。即千金亦不能得其一笑。蓋紅娘以嫁薄情郎之故。自比薄命花。（笑舞臺會編此戲。）

般。接着那一壁廂又換了一套問答語聲。『你昨天賣的一篇稿子。是幾塊錢。一千字……是三塊。還是兩塊……聽說那一家書局。不是價錢出得高嗎……』這又好像談的行市。此外也還有對於作品下批評的。『這篇好……那一篇却差得多了……誰說：不見得罷。』于是又漸漸從批評上發生爭論起來。每每還鬧到不歡而散。但是各人這種很隨便的談話。都帶着很好的興味。那怕天天抬槓。仍是天天飛口沫。飛得不厭倦。可見這幾位小說家除了這個地方以外。是再沒有旁的所在。能夠容他們痛痛快快的自由談話的了。所以他們對於這個又狹小又簡陋。唯一無二的俱樂部。都非常愛戀。每天誰也肯按着準時候來。而且一來都談得很起勁。有一天晚上俱樂部一隻平淡無奇。老誠樸實的鐘七點鐘已經敲過。照例這些小說家應該紛紛作鳥獸散。各人回各人的家了。怎奈

此戲周瘦鵑所編、紅礁畫漿錄、
林琴南所譯說部笑舞臺會編爲戲、
等琳琅案頭至舊小說除紅樓夢
外三笑倭袍等則實不屑寓目且嘗
自著芳草天涯（民興社會編此戲、
）一書情緻纏綿傳誦一時說者謂
紅娘實有感而作也又擅刺繡囊開
蟠桃大會時一幅蕨姑獻壽圖見者
歎爲觀止聞卽出紅娘手云而天性
慈善會鄂州流血嘗於紅粧粉閣之
中出珍珠衫雙金錠對銀盃遺翠花
拾玉鐲以拯災黎其深明大義不愧

紅娘小傳

小說家之妻

三

天不作美忽然下着傾盆大雨馬路上平地水深三尺步行回去是
萬萬不行的了待要雇乘黃包車罷車夫敲竹槓起碼非一塊錢不
拉許多小說家不肯花這冤錢便只好仍然坐在俱樂部裏等雨
住了再行不過各人都望念着各人的家和那些待續的稿子便覺
得坐立不安誰也沒有適才高談闊論的興致了
此時有一位少年小說家坐在臨街的牕戶旁邊時而引首望天現
出很焦煩的神色時而低頭蹙額微微的嘆一口氣不料這種情形
被旁邊一位朋友一一看在眼裏便在這雨聲如沸四壁陰沈的當
中有意談諧一回藉着取笑那位少年博取大家的歡樂只見他忽
地向衆人宣布道「你們大家快來看這位青年小說家——慘綠先
生——他新婚未久家裏現放着一位西洋安琪兒似的夫人在那裏
等候着他早些回去一同吃晚餐咧若不是爲雨所阻他此時早已

新舊婦女對山歌

爲女中丈夫（新舞臺會編此戲）是
不可以無傳紅娘居梅龍鎮居華
容道上去新安驛實不數里嫁與鄧
憶南鄧遇九花娘一見傾心遂效王
有道休妻故事紅娘自悲遇人不淑
惟以紅蝴蝶及獨鶴濟羣新編之紅
雜誌爲其閨中膩友而予爲紅娘作
傳亦爲社會之借鏡云

新舊婦女對山歌

（吳歌）

瞻座

小說家之妻

四

回到家中投入夫人的懷裏親那小別重逢的熱吻了如今兩地相思欲歸不得可憐他在此焦煩得像熱鍋上螞蟻似的你們還不快來安慰安慰他嗎』

說罷一陣哈哈大笑引得旁人都圍攏了來共同放出許多笑謔的聲浪把那位慘綠先生弄急了便極力辯白道『我若是真個這樣的想念夫人我不會就破費一塊錢坐黃包車急急的跑回去嗎下雨的天悶坐在這裏誰也心焦得很爲什麼單派我是想夫人難道你們諸位家裏就沒有妻嗎』

這個「妻」的問題剛剛道出便重新勾起這一屋子小說家滔滔不絕的談鋒髭鬚拾着一個很好的小說題目似的誰都要發揮幾句就有一位和慘綠先生十分契合的時新館主搶上前來替慘綠報復將適才取笑慘綠的人也取笑一下道『談起一塊錢坐黃包

△開端

八月裏的桂花陣陣子個香。張家娘遇見了李家娘。張家娘是個新風新水新呀新人物。李家娘是個舊門舊戶舊呀舊娘。一等的人自有一等的話。一種花自有一種的香。你笑我來我笑你。各人自有各心腸。你唱我來我唱你。山歌唱得鬧洋洋。大家不肯來饒讓。宛比舌劍對唇槍。山歌裏面唱的是啥個話。諸位呀。拉長耳朵仔細聽端詳。

新舊婦女對山歌

車的事來我却有些替駢六先生難受。諸位誰不知道駢六是詞章家而兼小說家。咧他的作品又典麗又香豔。書局子裏誰都肯出重價收買他的稿子。他每年的進賬也就很可觀了。只是他家裏的夫人厲害得緊。常常說耍筆頭的男子們是不會理家理財的。他雖是個女子却是個女經濟家。很會支配錢財。量家用就向駢六先生提出一項要求。將一年二百六十日賣稿子的錢完全由他派人拿圖章挨家去收收了來。又自然是歸他保管。不想他還是一位女交際家。除了在家裏支出一筆衣食住經常費用。好教駢六先生舒服。服在家吃飽了寫寫完了。睏以外其餘的錢都由他一大把一大把掣出買華麗妝飾品。打扮成闊太太模樣。成天夜在外面穿門走戶看戲抹牌。交際個不亦樂乎。還說是體貼丈夫。怕在家攪亂他的文思。所以才讓他一個人在家清清靜靜。閑起門做稿子。有時

小說家之妻

新舊婦女對山歌

△張家娘娘唱

院子裏的桂花開來滿呀滿樹金。
天足的女子真開心。漆皮的鞋子。
走得登登閣閣的響。又是穩來又。
是平。野蠻的婦女愛呀愛把脚來。
裏。裏得好像一對水呀水紅菱。
走起路來嘸呀嘸好相。一步化作。
三步。扭頭扭腦真呀真難看。
搖手搖脚忒呀忒伶仃。出盡你的。
乖來露盡你的醜。宛比是封神榜。
裏的姐呀姐已精。

△李家娘娘答

小說家之妻

六

交際費告了缺乏。便又常常在家逼着駢六先生快些加工趕造。好
急急拏去變錢。以爲是會者不難難者不做。既然隨便拏筆一揮。畫
上許多蚯蚓。都可以論千的數字。整塊的拏錢。又何妨多畫上幾千。
萬條蚯蚓。多變些錢來孝敬紅中白板菜飯公司。祇是駢六先生有。
時懶得動筆。要說什麼惜墨如金。有所爲而後作。教夫人權利上受。
了損失。便登時會觸動閻威耳提面命。逼他立刻着筆。限時交卷。真。
好像工場中監工的一般。定下二十四小時的勞動制。還嫌工時太。
少。出品不多呢。但是談到勞動報酬上。却輕易不肯給一塊錢。與駢。
六先生恐怕他今天就想花一塊錢坐車回去。上工荷包裏也不見。
得有咧。」

談到這把個駢六先生說得羞的抬不起頭來。似乎還另外有一種。
感觸。所以連分辯也顧不得了。旁邊有位叫淚公的多愁善感。忽然。

院子裏的桂花開來滿呀滿樹銀
小脚的女子最正經。走起路來裙
風不動能呀能有樣。走到人前必
必文。放浪的婦女愛呀愛把脚來
放。一雙綽板嚇呀嚇煞了人。走
起路來嘸呀嘸好相。橫衝直撞像
充軍。強頭強腦真呀真難看。露
膀露腿阿要難爲情。出盡你的乖
來露盡你的醜。褲脚管裏鑽出兩
條鰻呀鰻魚精。

△張家娘娘唱

院子裏桂花開來滿呀滿樹黃。解

新舊婦女對山歌

嘅嘆起來道「這位夫人把小說家三個字看錯了天地間只有什
麼政治家軍事家慈善家能夠白手起家發財致富供太太和姨太
太們的揮霍可憐的小說家賣腦筋賣心血那怕就死命做成堆滿
了一屋子的小说稿子真成了一个小说的家了到底也賣不出多
少錢來不過苦了駢六先生一個人罷了」
然而另外也還有一個與駢六要好的筆俠先生在旁甚不服氣却
又有數駁時新館主道「得啦……家家有本難唸的經你怎麼只
會張着嘴說人像你那個新派的家庭現放着一位讀書識字女學
生式的夫人你也未見得有好日子過你不是喜歡做言情短篇嗎
你夫人認得字在那稿子未曾送出去以先必得先經他過一回目
和內地督軍署先夜派員到報館裏檢查上版的新聞底稿一般看
見你描寫一種男女戀愛每每起下疑心吃下無名醋總猜疑那小

小說家之妻

新舊婦女對山歌

小說家之妻

八

放的家。庭。像。呀。像。天。堂。男。女。平。權。
半。觔。八。兩。嘛。呀。嘛。輕。重。夫。不。厭。妻。
來。姐。不。讓。郎。頑。固。的。婦。女。埋。在。深。
深。地。獄。裏。永。遠。不。得。見。呀。見。天。光。
天。字。出。頭。萬。事。全。讓。夫。呀。夫。做。主。
只。懂。得。燒。茶。煮。飯。汰。呀。汰。衣。裳。
嫁。隻。雞。來。服。服。貼。貼。就。叫。雞。呀。雞。做。
主。嫁。隻。狗。來。情。情。願。願。就。叫。狗。呀。
狗。做。郎。說。不。盡。的。乖。來。話。不。盡。的。
醜。宛。比。喫。了。一。碗。迷。呀。迷。魂。湯。
△李。家。娘。娘。答
院。子。裏。桂。花。開。來。滿。呀。滿。樹。芳。詩

說。中。的。男。子。就。是。你。那。女。子。却。是。你。另。外。的。情。人。一。陣。不。願。意。就。拏。
起。幾。頁。稿。子。一。把。撕。成。粉。碎。還。得。逼。着。你。從。實。招。什。麼。供。好。容。易。解。
釋。清。楚。供。可。以。不。招。了。那。小。說。却。萬。免。不。了。要。把。筆。重。新。改。造。所。以。
有。許。多。朋。友。深。知。道。你。家。庭。中。有。這。番。苦。處。的。都。笑。你。家。內。現。頒。布。
了。一。種。妝。台。出。版。法。咧。可。憐。你。自。己。的。言。論。都。不。能。自。由。還。道。人。家。
的。短。長。做。甚。」
這。妝。台。出。版。法。五。字。在。邏。輯。上。新。穎。得。很。一。時。聽。衆。又。都。開。堂。大。笑。
有。一。位。兼。做。報。館。通。信。員。的。大。筆。生。說。『這。個。法。子。若。是。被。摧。殘。與。
論。的。政。府。中。人。聽。了。去。花。一。筆。重。價。將。一。千。新。聞。家。著。作。家。的。夫。人。
通。同。收。買。了。每。人。發。一。本。出。版。法。教。他。們。暗。中。監。督。干。涉。丈。夫。的。言。
論。那。才。是。新。聞。界。著。作。界。上。的。一。種。大。危。險。咧。』
大。筆。生。又。接。着。嘲。笑。那。筆。俠。先。生。道。『先。生。……你。家。裏。雖。幸。而。沒。

禮的門戶。像呀像。天堂。三從四德。
聽來般呀般。般熟。不出中庭。不出
堂。放浪的婦女。埋在深深地獄裏。
永遠不得見呀見。天光。今朝結
婚。明朝便把婚呀婚來解。大律師
請得碌呀碌碌忙。一生弗曉得要
姓幾呀幾個姓。一世弗曉得要嫁
幾呀幾個郎。說不盡的乖來話。不
盡的醜。宛比拿根青竹。掏呀掏坑
缸（濟羣結）八月裏。桂花開來陣
陣香。兩位娘娘。大家弗要響。等
我來從中說句公呀公平話。一個
半斤。一個是八兩。

新舊婦女對山歌

有識得字的夫人。但是越不識字的女子。是越愛多疑。越會嫉妬的。
你多情。任俠。自命不凡。有一次社會上。有一個被人遺棄的婦人。找
到你家門上。來求你。出見你。讓他到樓下廂房裏坐。問他的來意。如
何。他一把鼻涕一把眼淚。說怎麼受了一個薄倖男子的騙。如今被
人遺棄了。仰慕你。小說做得好。特把這段慘史。詳細告訴你。求
你替他做一篇小說。發洩發洩。心中的悲苦。并教世界上一般可憐
的女子們。知道在情場中。有所戒懼。誰說他這種請求。不正當。咧。你
又是個任俠的人。自然就滿口應允。下來不料你夫人。躲在外邊。腿
戶縫裏偷聽。了一個清楚。又見你與一個不相識的婦人。恁地談得
這般親熱。便不由從心坎裏酸溜溜的。老大不願意。等到那婦人再
三向你道謝。告別你。送他出門以後。你夫人便與你尋起相罵來說
你吊那婦人的膀子。隨便怎樣。那篇小說是絕對不許你下筆的了。

小說家之妻

歌場閒談

歌場閒談 醒民

小梅年逾而立玉顏難駐殆已至花謝之候繼席之爲人臆度者則莫不謂程豔秋與尙小雲也小雲嗓音堅實超越蘭芳而其功力之深姿態之美則猶有遜於豔秋者余不觀豔秋之劇於今五六年矣每遇北來友人輒詢豔秋近日技藝然皆恣其胸臆任其愛憎各據一說言人人殊譽之者且謂蘭芳或猶有遜色毀之者則

小說家之妻

一〇

可笑你失信與那婦人砸了俠客的招牌不算還惹了三天三夜的閒氣勸你往後還是留着嘴說自己罷」

筆俠不服也反譏那大筆生道「你好……你仗着兼做新聞通信常常與政界中人聯絡你夫人一心盼望你做官就反對你再做小說賣聽說你每每要動筆做小說的時候你夫人總在一旁噉哩咕嚕罵你不長進這是那一門的小說家左不過像茶館裏瞎造謠言說平話的先生罷了恭喜恭喜你有了一位見高識廣的夫人決不與我們賣小說的爲伍了」

這兩句話說重了點他兩位幾乎要紅起臉來了淚公先生上來解勸道「算了……你們不要爭論了世界上的男子們一個人吃得多少穿得多少不拘那一行辛辛苦苦去弄錢越多越好無非是爲着家裏有妻子小說家也是一樣尋常的人自然也就免不了這妻

謂身長。嗓音並李連貞亦不若。余於譽者固覺其阿諛。失當而對於毀者亦信其妄。爲黑白夫技藝爲萬人所屬目而輿論之懸隔乃至如此。黨同之風。長世無公道矣。遊天白黨之新健將也。生平未見。豔秋輒作醜詆。必謂不若白牡丹。是誠所謂井蛙不知有滄海者耳。以余數年前所見。雖與小梅尙分甲乙。已足睥睨一切壓倒。儕輩是時修短合度。體態輕盈。今縱身材驟長。然古稱身長玉立。碩人碩頤。則長身亦美人一種風格。未足掩。

歌場閒談

室之累了。那些不懂事的婦人。不知道做小說混飯的艱難。胡亂來吵擾自己。男人做小說的頭腦。或是把這種頭腦當造錢機器。一天盡逼迫督促着想多擠出些錢來。這都是小說界前途的不幸。足以影響到小說的出品。日趨出于敷衍。不長進。只求能騙得出錢來。供夫人花費。就算達到目的。我們大家感嘆還來不及。那裏還可取爲笑談咧。」

於是便有人問淚公先生道：「那麼你的夫人又是甚麼樣人咧？」淚公答道：「不瞞列位說。拙荆却也會做小說。一樣可以賣得出錢來。分擔家庭的費用。只是一樁他的作品。總非得經過我潤色一次。不可。我也是常常頭疼。我自己多做一篇。另起爐灶。還沒有改一篇的費事。咧。然而他喜歡博取個女小說家的令名。我就不得不平添一樁麻煩的功課了。」

小說家之妻

歌場閒談

其全。美也。至於。喉暗。雖似。遜前。然韻。味。婉折。亦當。前後。銖鐻。以余。所見。聞。於。豔秋。者。度之。視小。梅固。不如。餘子。則。不足。抗手。也。然。猶怪。其狗。梅太。深。梅。固足。法邪。設其。能宗。石頭。之唱。師。瑤卿。之傲。孤進。不已。返然。歸正。則其。所得。又豈。僅爲。小梅。之繼。席而已。哉。

小翠花之效田桐秋芙蓉草之摹崔靈芝皆能得其全體之美而無瑕疵可摘近芝既溷廁劇場僅圖溫飽草亦舍其所學事事二實則後起中足爲規型者翠花而已桐秋以善浪名

小說家之妻

一二

這樣說來說去把那位新婚的慘綠先生說得不寒而慄心中狐疑着不知他的一位小說家之妻將來是甚等樣子還是有益于他咧還是有害于他

只有坐在屋角裏一位常川駐宿在俱樂部的浮萍先生他卻絲毫不在意因爲他守着獨身主義並沒有妻有時他做一篇言情的小說胡亂用一個女子名字他也和淚公先生一般指給旁人看說是他的妻做的究竟問他的妻在那裏他又笑而不答大概是住在他的理想之中了

不一會辯論終結雨也住了許多小說家一個個都回家上工與他的妻研究小說工作問題去了只有那浮萍先生一個人在俱樂部裏睡得很安適大概在夢中也可與他理想之妻見面咧

翠花亦以善浪名人病翠花過浪殊不知此即得力桐秋精微處耳斌慶有小桂花者姿妍態美後輩優秀翠花之妹丈也演劇不善浪因力摹翠花聞近來神致煥然嬌媚流利此固由於材質敏慧亦因巧於用短自知之明桂花之處心不盈翠花之教授不嫉並俗界不可多得者當兩美之特爲表出以爲淺俗之伶勸

社會趣問題

虞公

社會趣問題



毫毛變相

程瞻廈

紅娘奉了鶯鶯小姐之命傳遞東帖兒去約張解元前來相會呀的一聲開動了角門兒嫋嫋婷婷款款盈盈低着頭兒徑向後花園行走金蓮蹴損牡丹芽玉簪兒抓住茶蘼架一路自思自量自言自語他道這一封書端的是會親的符籙那二十三歲不會娶親的傻角見了不知歡喜到怎麼樣地步一定要謝天謝地謝我紅娘一定要向我說道紅娘姐多蒙你做了撮合山成就了小生的燕侶鶯儔圓滿了小生的鳳交鸞友改日辦一片至誠心送你一份謝媒紅請你一席謝親酒紅娘姐紅娘姐似你這般的至仁至義大恩大德教小

其一 鞋襪問題……女子之

目光

有人來問我道：常見一班時髦少年，狠考究脚的裝飾，對於鞋襪一項，直是不惜工本，一雙襪一對鞋，貴重的竟值得幾十元，就是普通一些，也一定要穿一雙絲襪，裝得雙趺楚楚，像好女子一般。竟有人用着腳套，把腳縛得尖尖的，令人看起來娟娟可愛。他們究竟抱着什麼心理……：

答曰：可見這班時髦少年，平日對於女子的心理，狠有研究。大凡女子的

生粉骨碎身，不能報你萬一也。啊，張生，張生，你的人品，你的志行，我從來心硬一見了也，留情我不圖你的謝媒，紅我不貪你的謝親酒。張生，張生……：道言未畢，驀聽得茶藤架後樹枝兒，颼颼的作響，紅娘喜道：月移花影，疑是玉人來。敢莫這優角兒，跳過粉牆來也待我輕輕問一聲者來人，可是張相公麼？說時遲，那時快，陡見樹林背後，託地跳出一個黑凜凜，彪形大漢，兩隻手握兩把板斧，大吼一聲，却似半天裏起個霹靂，把紅娘嚇得呆了，渾身簌簌也似的抖動。兩隻小金蓮，恰似釘在泥地，上一般，休想移動分毫。那大漢喝道：兀那鳥女子，甚麼張相公？張相公的混叫，我老爺不姓張，卻姓李。梁山泊上黑旋風李逵，又號鐵牛的，便是我。你說的張相公是誰？敢莫是我的兄弟，浪裏白條張順，你貪着他一身雪練也似的白肉，約他在這裏相會？兀那鳥女子，你快從實說來。若有半字虛假，老爺的板斧不認。